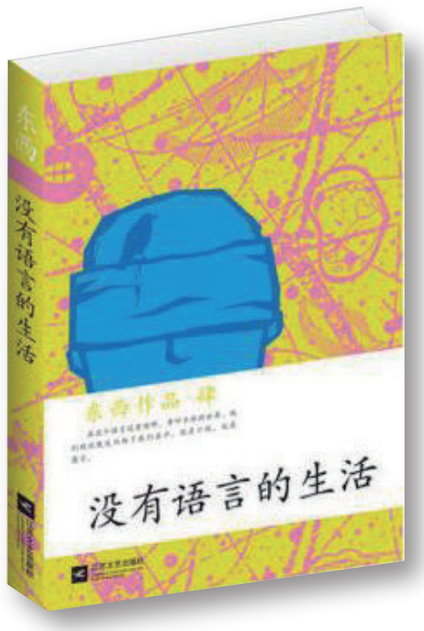
■第一阅读

我为什么要重读《没有语言的生活》

□谢凤芹

20多年前第一次拜读东西的成名作《没有语言的生活》，就被他笔下那些纯朴人物的人性之美所折服。瞎子王老炳、聋子王家宽、哑巴蔡玉珍组成了一个残缺的家庭，村里人只会欺负他们，没有一个人看好这样的家庭结构能生存下去。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王老炳、王家宽、蔡玉珍完美地诠释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你不能这样来评价一个人。"这个坚强的家庭在村人的捉弄、陷害、误解和谩骂中完成了搬家的壮举，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孕育了拥有健全器官的后代，让读者在悲伤和怜悯中，完成了一次洗涤心灵的阅读之旅。我以前没有读懂作者的意图，经历过人世的沧桑后，重读之后似乎慢慢理解了作者的言外之意，也理解了为什么经典永不过时。



这篇作品很好读，单线结构，人物不多，事件虽然有些荒谬，但也没有什么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作者通过艺术的诠释，把几个虚构的残疾人纠集在一起，让笔下的人物过着没有语言的生活。"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代的洪应明能够在《菜根谭》中怜惜弱小的动物，说明怜悯弱者是人类共同的天性，但在这个村里，出场的所有人都成了这一家子的加害者：张复宝破坏王家宽与朱玲的爱情；王家宽想融入谢西烛的圈子却被无情赶跑；由于嫉妒，狗子、黑子一伙人将王家宽剃光了头；王家宽心爱的姑娘朱玲被人搞大了肚子；装糊涂的杨凤池将女儿朱玲的死全赖在王家宽身上，每到晚上就在树林里诅咒王家宽不得好死；就连同情他们的中医生刘顺昌，他的儿子刘挺梁也偷了王老炳家的腊肠；更可怕的是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也加入了加害者行列，每天唱着连自己也弄不清什么意思的讽刺歌谣让这家人不得安生。东西以作家的敏锐，洞见了人性的共同弱点，直抵人心地揭开纯朴外衣后的人性之恶。只有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的作家，才有勇气把人类的弱点呈现出来，就因为这一点，我对东西充满敬意。

《没有语言的生活》运用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在结构上，则运用了纵式结构进行创作。表面上看，作者特别注重揭示生活真实的一面，表现手法都是现实主义的。而当我们透过表层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作者独具匠心地使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作品既是用语言来讲述诗意的理想，又突破有形语言对诗意的破坏。作者以"没有语言"作为视角，但并不表示真的没有语言，正是通过瞎子王老柄、聋子王家宽、哑巴蔡玉珍三个残疾人的功能组合，通过他们的眼中口中耳中来感知，来传达，完成了艺术上的语言突围，给读者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意义，即没有语言的生活和有语言生活的观照。

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心灵健全的时候，没有语言并不能阻当他们追求美好的生活，像王老炳、王家宽、蔡玉珍通过独特的交流方式，完成了搬家的壮举，又通过艰难的传递方法，完成了对强奸犯的外表定型，同时成功地打退了偷窥者。而另一个参照系，五官齐全的那些人，干的全是下三滥的勾当：张复宝作为人民教师，却动了歪念，把朱玲肚子搞大后作壁上观，让一个弱女子承担一切后果最后走向死亡，其丑恶形象让人不忍卒读；刘挺梁偷了王老炳家的腊肠，这对父子对他无可奈何；还有朱玲，其本身是受害者，事发后，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赖在王老炳家，嫁祸给王家宽，从被害者变成加害者。这两个不同的群体，都是通过作者的运笔构思，通过各种细节描写自然完成的。作品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作品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象征手法在润物细无声中达到高度统一。

《没有语言的生活》在艺术达到高峰的同时，也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意义。作品深刻地反思了人类的语言，开辟了新的写作领域。作者发现了没有语言的语言，从而将习以为常的语言变成了一种有温度、悲天悯人的语言。通过文本，我们看到了作家修复重建语言功能的勇气。作品中有一个情节，王老炳决定将祖坟挖了，一是搬迁需要土地建房，二是需要钱建房，王老炳想把爷爷墓地里的两个精美瓷器挖出来卖了换成钱，结果挖开却没有找到瓷器，但在搬家时却意外地在王老炳的床底下发现。精美瓷器传达的是一种文明之光，既是物质的结晶，同时也是语言的结晶，祖先虽然早已死去，但陪伴他的瓷器凝聚着物质文明，凝聚着家族的荣光，包含着无限的语言魅力，在没有语言的叙事下，也能传达语言的密码，由此展示了语言的无限生命力。小说的结尾处回应了作者的这一思想：这个没有语言的家庭生下一个男孩，王老炳给男孩取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王胜利"。言外之意，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王老炳一家不但有了传承人，而且是健康的传承人。王胜利是这一家人的希望，也是中国农村从没有语言迈进文明语言的希望，这个呈然，其深邃的思想性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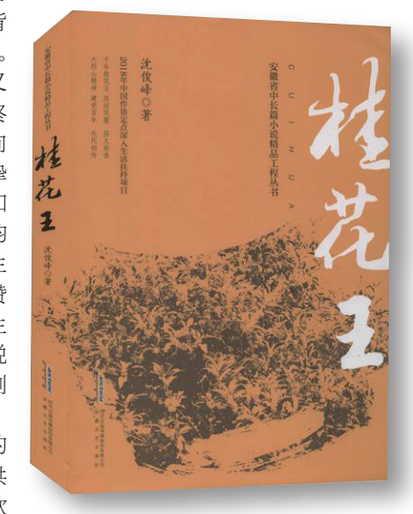
一树灿烂的花海

——评沈俊峰长篇小说《桂花王》

□穆思源

长篇小说《桂花王》用绵密的语言、细腻的情节，讲述了一场发生在大别山的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通过桂小香的人生经历，把革命中或悲壮或激昂的每一个细节场景串联起来，感染人心的一幕幕情景仿若一粒粒清香的桂花汇聚成了一树灿烂的花海，让人既陶醉于文中爱情的真挚，又感叹命运的无常；既震撼于革命的激荡，又为个体于大时代中的无奈而忧伤。整部作品质朴诗意，余味悠长。

首先，作品通过不断回溯的手法，打破原故事时间线，突破了传统革命小说的固有结构，围绕时间线，拉开一幕幕短剧，使整部作品形成奇特的珠帘结构，把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解构为个体成长片断。其次，作品以细大不捐的剖析式刻画，却形成了对革命题材的解构和重构，使得文本的中心从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民革命的伟大艰辛转移到了这段时间内中国农民的人生历程。



不同于一些革命小说对于个体表达的忽视和省略，《桂花王》着力呈现人性中的真善美，把它定义为一部革命背景下的唯美爱情小说也不为过。主角方子成和桂小香之间复杂又深刻的感情羁绊贯穿全文，最终二人在桂花王的见证下一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就使这段以真挚爱情为底色，涂以战争的悲壮和命运悲剧的故事有了这样一个韵味悠长的结局。表达上突破了生不同衾死同穴的艰难爱情的赞颂，更是人世悠悠天地无常的生死之叹，从而使故事从革命小说的框架中跳出来，有了更加深刻的美感和内涵。

桂小香是个有着苦难命运的贫农家庭的女儿，她在命运的洪流中逆流而上的坚韧品质令人欣赏。无论是嫁做红军军嫂还是改嫁范大狠子，小香身上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都没有磨灭。当她听到方子成死亡的消息时，她迅速地调整状态，很快做出了改嫁的决定；当遭遇饥荒时，她带着孩子们四处挖野菜；再见方子成时，她抵抗住心中的感情，忍受着爱而不得的委屈，保全了两家的幸福团圆。她就像桂花一样处处焕发着生命力，无论是什么样的水土，她都能扎根下来，任劳任怨地与命运相抗争，开出清香的花，妆点苦难的生活。尽管她没有真正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但是她依然是当之无愧的平民英雄。她有着丰沛的感情和博爱的胸怀，地母一般的胸襟使她接纳了所有的磨难，而把自己奉献给家国。

但另一方面，桂小香又毫无疑问是个带着革命品质的传统旧社会女人，她身上封建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矛盾使她的思想行为倾向制造了模糊，但这种内在的纠结却使她身上人性冲突更加凸显和鲜明。不同于江姐的勇敢与清醒，也不同于白毛女的等待与躲避，桂小香的觉醒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无声的纠结。她一方面不能完全抛弃掉旧社会在她身上留下的烙印，另一方面又因为受到新思想的感化而有了对抗传统权威的勇气。可以说，她是当时女性形象的中间值，由此获得了普遍意义。

另外，革命英雄形象刻画生动深刻。其中尤以方子成和桂宝才为典型。还有女性战士形象吴芳英，一身军装，齐耳短发的飒丽形象十分经典，其牺牲也更加令人扼腕。桂宝才宛如受难的耶稣一样挂在城门上壮烈牺牲的一幕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临牺牲前，像所有战士一样念着家人。为了确保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他用超人的勇气牺牲了自己。红艳艳的血、黑洞洞的枪、白茫茫的雪，一个英雄的逝去，一首救命的小调，这样一幅悲壮的图景怎能不令人动容？

而方子成的形象则更加复杂立体一些，他不仅是一个战斗英雄，还是一个爱而不得的苦命恋人，文中省略了他被炸飞时的惊险，却也因为这带过的一笔使得他的形象更加高大。而在见到失散多年的恋人时，用情至深的他甚至不顾自己已婚妻子的感情，想要跟桂小香再续前缘。这是多么令人动容的感情。还有范大狠子，虽不占多少笔墨，但也设计得栩栩如生。他跟着小香去救宝才时挣扎矛盾的心理活动，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普通人对英雄敬畏夹杂的情感。他买媳妇的行为虽有不合法理之处，但也反映了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现实，是普通民众的代表。

文中十分特别地引入了一个佛教徒形象"静音师父"。作者通过一场梦似是而非写出了她的故事。可以说，这一部分的安排完全服从于麻流镇的民俗。另外，通过围绕蓝围巾展开的情节也说明了静音师父寄情于宗教只是无奈之举，她本来是一位爱慕宝才的富人家的小姐，后来也成为了红军战士，因宝才的牺牲和敌人的迫害而出家为尼。对静音师父这一角色的安排与桂小香相对比，向我们说明了桂小香的另一条道路，一条充满悔恨和痛苦的道路，即使静音师父不断重复"随缘"，但是她忘不掉那条蓝围巾，永远也达不到她所追求的世外人的心境。而桂小香选择在得知爱人牺牲的消息后重新投入生活，弥补自己内心的伤痕。

方子成与魏敬之爆发冲突围攻岗楼时，大火、钢枪、人墙的场景设置就成功地制造了紧张的气氛，鼎沸人声和冲天火光突出了革命中的流血冲突，渲染了冲突爆发的极端局势，也为下文桂小香的归来做了铺垫。而在宝才牺牲的情节中，红黑白三色的场景安排十分巧妙，完全将英雄陨落的悲壮融入情景，给读者极大的震撼。

桂花王是大别山上的一棵千年桂花树，人世间的苦难与沧桑对于这棵大树而言好似白驹过隙，它依然沉默地开出清香的花。方子成和桂小香的故事结束了，但是范家同、范家翠等长大的新一代还要将麻流镇的故事书写下去，桂花王也将见证新时代中国改革、建设的新故事。

■品　鉴

在胸中植树　与群山结义

——读赵树义长篇散文《折叠的时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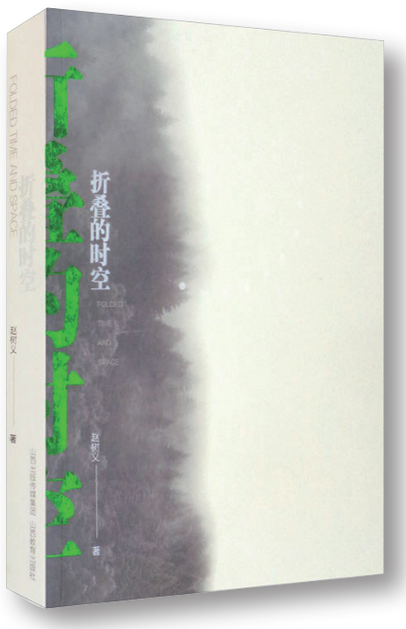
□张二棍

总有人流连于空山新雨后，总有人沉醉在芳草连天中，总有潋滟湖光与青翠山色值得我们一次次细致地描摹，总有粼粼江湖和郁郁森林召唤出我们内心中的诗情画意。赵树义这一本《折叠的时空》，以绿色的沁源为基点，而事实上撬动的，却是整个沁源的古往今来前世今生，乃至整个人类与河流山川草木不可割裂的唇齿关系。377页煌煌烁烁的文字，赵树义可谓用心颇深，更可谓用功之至。他一次次带着上党赤子的情谊，深入这一方唤作"沁源"的水土，仿佛是一次次觐见与朝拜。

我无法探究赵树义捉笔写就《折叠的时空》的过程了，但也有幸从他这本文笔清幽、装帧精美的书中，窥见一个诗人、散文家精微观察世界，细致体悟时间的能力。我想，这也正是赵树义将本书命名为"折叠的时空"的用意吧。他不止是在书写沁源的山山水水、历史人文、民俗乡风，一定还潜藏着自己无数的野心。也许，他只是借着"沁源"这人间的一角，借着自己人到中年已经不虑不惑的肉身，状写着沧海桑田在变幻中的一个个瞬息。也许，赵树义笔下的这一幅幅沁源，是他在替代无数古往今来的贩夫走卒、游子离人，勾勒着各自魂牵梦萦却无法抵达的家园。一如书名，既然时与空可以折叠，那么赵树义必然不甘心简单地去看看山水，翻翻县志，听听故事，然后一五一十、按部就班、浮光掠影去描摹一个耳熟能详、人尽皆知的沁源，他也必然会动用太多诗人的敏感，散文家的细腻，动用一个媒体人"深挖洞广积粮"的素养。当这一切仿佛天意般凝聚在赵树义这里，又被他精彩地呈现在这本书中，"沁源"这方水土，也必然是五光十色、锦绣斑斓的所在了。

十六章各表其义的文字，像十六枚或悠长或高亢或轻盈或低沉的音符，组合起来，时而大合唱般荡气回肠，时而协奏曲般棱角分明。第一章《沁水出焉》可谓之开宗明义，不仅详实追溯了"沁源"的来由，更将这源头的风物人情、花草鸟兽、传说史料娓娓道来，出神入化。我想，这是赵树义作为《折叠的时空》东道主的待客之道与见面礼。他洞悉这里的一切，也愿意在谈笑间全盘奉上，让读者身不由己在他从容不迫的文字中徜徉，仿佛跟随着一个生于斯长于斯、通天文晓地理的耄耋老者，一一辨识着鸢尾草、高羊茅、苜蓿、榆叶梅、茶条槭等等，而耳边，河水叮叮咚咚顺流而下，周遭的林草间，是游隼、红嘴蓝鹊、星鸦、黑冠山雀、红隼……不得不说，赵树义在这一章节中真诚而淋漓的叙述，为全书奠定了一个有据可考，资料详实的根基。自"沁水出焉"，赵树义先宏阔地勾勒出一个天上飞鸟、山中走兽、漫坡绿意、遍野清泉、沁人心脾的沁源，然后他的书写就逐渐精微、幽深、厚重。这个群峰耸峙的偏僻小县，在赵树义的一笔一划之下，幻化成一方让人留恋驻足的好山好水。也可以说，这本《折叠的时空》，于沁源，于赵树义，是一次精神上的还乡，也是一次滴血认亲般的体认。在书中，赵树义足迹穷极四荒，下笔包罗万象，而他的血肉之躯，仿佛也得到这片大地加持与恩典，汇聚和演绎了诗人、散文家、田野调查者、博物学家的多维度身份，甚至可以从他天马行空而又师出有名的文字之间，影影绰绰地看出，赵树义也扮演过讲述神话的巫师，传唱民谣的歌者……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赵树义细致入微的笔触之前，他一定是动用自己全部的心血乃至半生学养，来构局谋篇，来旁征博引，来为"沁源"镂形刻骨。在第二章《花坡蔓上》中，可见一斑。开篇笔走偏锋从几个游客的忘情，将时空的场域自然而然地带入到当下沁源的山水之间，然后马不停蹄，开启了他的探究与追寻。他探究的，是缘何"在中国的乡村史中，岭上是个别样的存在"，他追寻的，是"万亩花草，一坡风光"。赵树义深谙如何驾驭笔意，更擅长状写这纷乱的历史变故、民俗人文、绚丽风光。他是个有写作抱负的作家，所以他摒弃了单线条的敷衍叙述，更拒绝写下轻飘飘言之无物的游记。我想，这也是他将本书命名为《折叠的时空》的缘由吧。单单从他对"岭上"这一段的描述，他就在方寸之间，穿插了无数时空，将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岭上村，纷纷扬扬地挥洒开来。各个时空背景之下的人，在赵树义笔下虚虚实实地汇聚在此，有豪迈，有温情，有释怀，有感伤。这古今中外，若有若无的汇聚，将"岭上"这个朴素的地名，赋予了无上的神秘，拓展了无边的疆域，引申出无穷的涵义。一刹那，"岭上"二字，是烽火连天的战场，也是万马奔腾的牧场；是米沃什写下名篇的诗歌现场，也是"我"与老邓、宋勇诸人此刻神游的人间。确切地说，赵树义贯通了纪实文学与散文与诗歌的界限，在他这本书中，处处可见移形换影的笔法，也时时萦绕着理性与感性交相辉映的气质。《折叠的时空》可以当成一本美轮美奂的散文，但其中竟然有许多类似小说的架构。可以当作一本真真切切的游记，却又处处涤荡着亦真亦幻的诗意。如我所知，赵树义先生在大学读的是化学专业，而后的工作却是记者、编辑，在工作之余，他又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停笔几年之后，他又开启了自己的散文创作之旅，并且在几年时间里声名鹊起，颇有建树。那么，当这么多过往与经历集结在他的身上，也就不难理解，他一旦用心，必然会调动起全部素养和见识。在书中，他时而如刀，有记者的凌厉；时而一叶知秋，有诗人的敏感；时而洞若观火，借用了物理上参天悟地的思维；时而谨慎求证，



恪守着职业编辑的严谨。当这一切凝汇于《折叠的时空》中，就不难理解，这本书的精彩与出众了。

《赤石之桥》《有凤来仪》《羊头山下》《水长城》……循着赵树义的文字一章章读下来，不仅仅是当下的一个直观而厚重的沁源，从纸上跃然于我们心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书写了一个从未被发现的崭新地域。在这片乐土之上，人人皆与山水草木平等和谐，处处都有花鸟走兽自在徜徉。甚至可以说，赵树义以一己之力，用洋洋洒洒的二十多万字，再次重塑和缔造着一个亘古的家园——沁源。唯有河山大好，我们才能在其间安居乐业，生生不息。也唯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才懂得山川草木对于每一个个体的意义所在。在大自然永恒的庇佑之下，我们耕耘、放牧、打鱼，在尘世上缔造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一个个年、月、日，如此温暖地度过并被认真铭记着。

我想说，《折叠的时空》的诞生，也随之诞生了一个崭新的让人侧目的赵树义。这是赞美，也是勉励。

对伍尔夫女性思想的崭新解读

——评朱艳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伤书写研究》

□禹建湘

朱艳阳教授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伤书写研究》是其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题成果。朱艳阳教授耗费六年光阴，运用心理创伤学的方法探讨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本书的独特研究视角，原创性的学术洞见，甫一出版，即获得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整体而深入地发掘出了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家与作家的心灵困境及其疗伤式的书写。朱艳阳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伍尔夫的女性创伤书写是富有女性个体色彩的，其心灵悲剧在时间上是持续的，在内容上是复杂的。对于伍尔夫创伤书写的研究，朱艳阳更多地吸收了国外顶级心理学家如卡西·克鲁丝、德瑞·劳伯、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乔恩·艾伦等人的相关论述，她将这些学术成果引入到伍尔夫的研究中来，这些心理学成果的很多片段论述首次出现在本书的译介中，一方面为本书的系列论述奠定了稳固学理基础，另一方面增添了本书的学术含金量。朱艳阳不仅从心理学的宏大视域中对伍尔夫的创伤书写进行了整体审视，而且还以心灵创伤学的独特视角对伍尔

夫的艺术创作进行了创新性审视。本书将伍尔夫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细致地划分为死亡创伤、性别创伤与战争创伤三大类别，详细说明了伍尔夫的至亲先后离去、兄长凌厉强暴、战争残酷无情对于伍尔夫的心灵所造成的深刻伤害，深入探讨了伍尔夫面对种种现实困境，如何通过文学创作释放情绪、化解困境、治愈创伤。并独到地提出，伍尔夫化解困境、释放情绪的主要方式有三种：同性恋、性冷淡和自杀。为此，朱艳阳相应举出了伍尔夫的生活实例及作品文本作为印证，比如，本书还运用了多种资料证明了伍尔夫的性冷淡状况，认为伍尔夫的这一情感表现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后天塑造而形成的，伍尔夫的屡次自杀不能仅仅看作是其对于生活的逃避，而是明显透露出了反抗不合理现实的倔强与顽强。本书丰富的材料论证，使得其论述更有说服力。

本书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展现了伍尔夫精神创伤书写的不同面相，并指出这种创伤书写的美学呈现。朱艳阳认为伍尔夫的"文学性创伤"源自"医学性创伤"，后者是前者的生理性成因，前者是后者的艺术化表现。朱艳阳分析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的男主人公拉姆齐先生，认为分明就是伍尔夫生父的艺术投射，因此被描写为既具有英国知识分子的睿智书卷气，却也保留着专横的家长制作风、喜怒无常的小文人心态，而伍尔夫对于母亲朱莉亚的情感，则艺术化成为了对拉姆齐夫人贤淑善良性格的描摹展现。朱艳阳的这种文本解读，是建立在大量的材料分析之后进行的，具有学者的严谨性与文本阅读的深邃性。朱艳阳认为伍尔夫的性别创伤表现在"对性与婚姻的畏惧""对传统妇女教育的憎恨""对女性情谊的认同"三个方面，她以伍尔夫的小说《远航》《达洛维夫人》作为文本分析，细致地梳理出了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伍尔夫认为婚姻束缚了女性自由，从而产生了对英国传统塑造女性"贤妻良母"形象的憎恨，并且将这种对异性关系的否定曲折化成为了对同性关系的肯定，进而促成了伍尔夫对女性情谊的认同。而伍尔夫的创伤书写的美学主要呈现为"复杂多样的创伤性意象""纷纭散乱的意识之流"与"多元融合的文体叙事"，而"钟声""房间""伦敦"和"海洋"四个意象成为其主要载体。"钟声"是一种象征着死亡的意象，它凝聚了伍尔夫对于时间与生死问题的探讨；"房间"是"指向男权社会的一个隐喻"，"房间"不仅是传统男权社会禁锢女性的空间场所，更是女性追求自我发展的私密空间；"伦敦"则是伍尔夫内心当中的文明寄托之圣地，是高雅情操与典型文明的代表；"海洋"是"人世的险恶与变幻莫测"的象征。朱艳阳对伍尔夫的创伤书写的美学分析很独到新颖，为我们理解伍尔夫的文本从女性主义拓展到更深的层次，体现出学术的启迪性。

朱艳阳认为伍尔夫的创伤书写并不仅仅停留于对个体受伤情绪的宣泄，而且还熔铸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纯粹博爱的追求、对共同社会理想的追寻。本书从"向死而生""超越死亡"两个角度展现了伍尔夫独特的死亡观，固然各种各样的死亡给予伍尔夫深深的心灵创伤，但她仍认为，死亡才能给予人勇敢前行、认真生活的精神力量，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中，女主人公反复品味生死之真谛，对后世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伍尔夫所倡导"雌雄同体"，实际上是要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权，追求和谐、幸福、欢乐、祥和、美满的两性关系，在受到某些无耻男性的沉重伤害后，伍尔夫仍旧认为女性应当以不卑不亢的平等态度对待男性。伍尔夫所追求的和谐圆满之社会理想，实质要求人类付出"爱的奉献"，以达成"爱的和谐"。朱艳阳指出伍尔夫"走向融合"的思想是人类友爱和谐的最高境界，人类只有通过互惠互爱，才能推进彼此走向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和谐。伍尔夫作品中的这种"爱与和谐"式的融合，不仅是形式上的团结一致，而且更是精神上、情感上的强烈认同、熔铸，这种"爱与和谐"式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带领人们走出彼此纷争的境况，引领人们走向幸福完满的和美境地。朱艳阳这部专著新见频出、卓思纷呈，既有学术见地，更见扎实材料，对伍尔思想的崭新解读丰富了学界对这位女性主义先驱的更深入理解。